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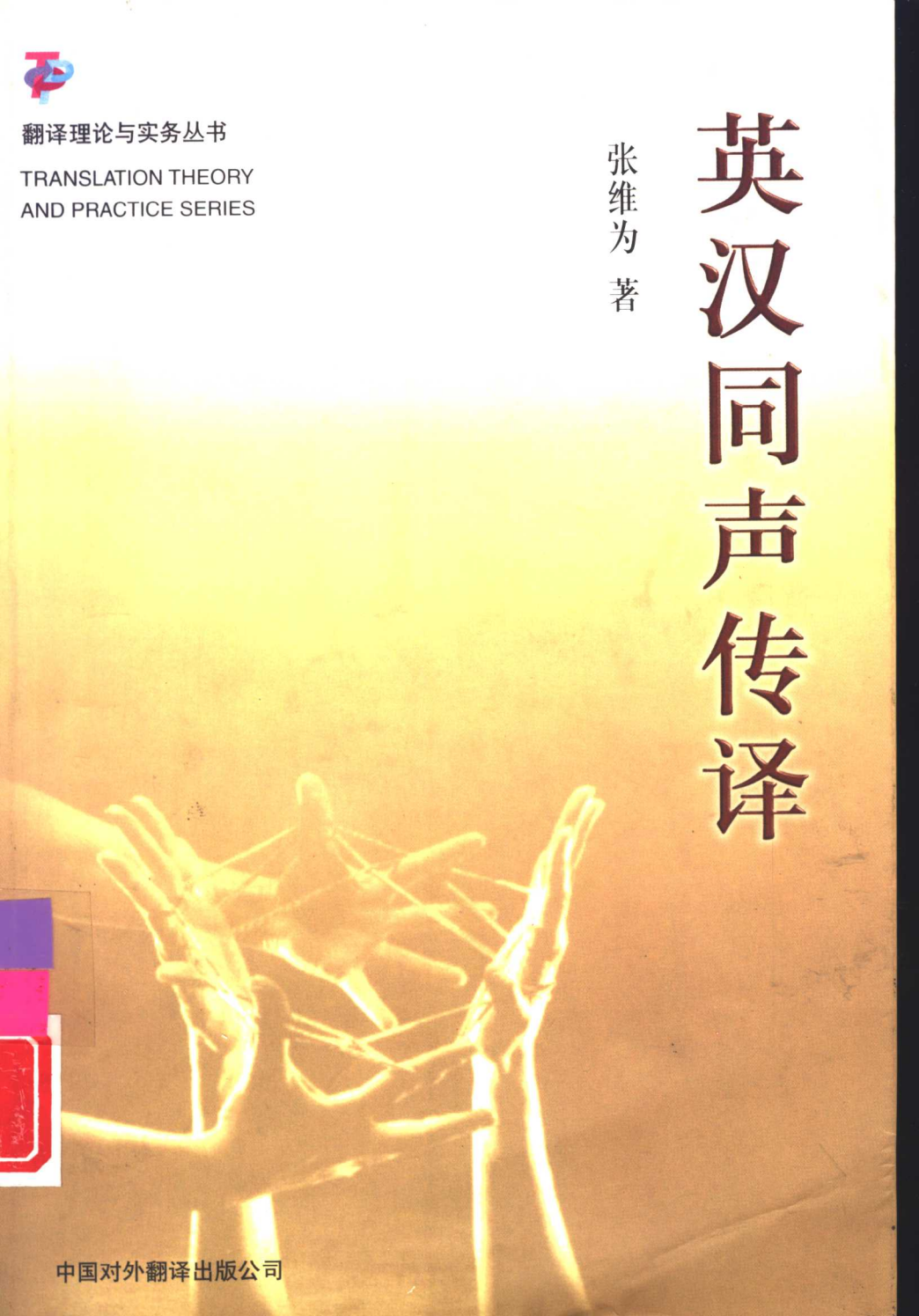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张维为
著

英汉同声传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英汉同声传译

English-Chi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张维为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同声传译/张维为著.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8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0582—7

I. 英… II. ①张… III. 英语-同声翻译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7032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66168639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罗进德

排 版/中外名人信息公司

印 刷/北京云浩印制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8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199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01—0582—7/H.204 定价:12.00 元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 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

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DABO/05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从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介绍中国 and 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认识到翻译对于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翻译对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专业素质、保证职业生涯顺利成功方面的宝贵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甚至少年人成了翻译的爱好者,他们要求学习翻译、研究翻译,有的立志投身翻译,他们需要高水平的、切合实用的翻译研究及学习读物,使学习和运用外语的水平更上一层楼。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二十多年来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也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肩负着翻译界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广大翻译爱好者多么殷切的期望。

面对着我国又一次兴起的翻译高潮,铭记着翻译事业的崇高使命和我们对翻译界朋友的责任,我们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的基础上,郑重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的想法是:加强自主策划,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继续及时反映译学研究、文学翻译和翻译教学最新发展趋势,同时更多地关注科技翻译、法律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等领域的实务,加强针对性,提高实用性,外译中与中译外并重。我们诚挚的期望于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希望朋友们帮助我们实现初衷,继续有所奉献于我国新时期的翻译事业。

编者谨识

自序

口译的体验是非常个性化的。

于我来说，口译是一所流动的大学，自己总是可以接触新知识、结识新人物、开拓新视野。难怪口译大师让·艾赫贝尔说过：全世界的学者专家、有识之士都到这所“高等学府”来授课，“在译员面前讨论着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极为广泛的问题”。只要当个有心人，时空无垠的知识宝藏就在你身边，随时可以开掘。我后来从事一些学术研究，深深得益于这种知识积累和文化熏陶。

口译是浪迹天涯的游子。八十年代中期，在外交部做翻译，旅游遍神州，足迹达四海。后来到联合国做同声传译，在大学做学术研究，又踏遍大半个地球。粗粗一算，十来年中，自己走过的国家和地区，已近七十个，朋友开玩笑说，就此一项，人生不该有什么遗憾了，也许如此。其实重要的不是游历了多少国家，而是那份穿越于异域文化和天地古今之间的心路历程，那种摆脱了世俗之累、在广阔时空中获得的心灵自由和充实，那种对不同文明的切身体验而产生的精神撞击和智慧启迪。

口译还可能是历史的见证人。历史毕竟是由无数的当代空间组成的。口译时常会有一种历史正在你面前展开的感觉。当年亲听邓小平疾呼大胆开放，听胡耀邦感叹改革艰难；听布什倾谈中美往事，听基辛格纵论天下大事，至今仍能感发思绪。这大概决定了自己对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的持久兴趣。我有时想，仿佛十亿经历过“文革”乱世的中国人中，就选出了为数不多几个幸运儿，让你走遍天涯海角、结识天下精英，当然也赋予你一种责任：用洋

文和汉语,把一代人、一个民族的遭遇和思考与整个世界进行交流。也许由于这种感召,自己至今还是不敢怠慢,寒暑无间,笃学不倦,坚守一个读书人思辩和写作的本分,乐此不疲。

尽管口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帮助我获得了这种独特的心路历程,但口译本身的体验也是很有特色和意义的。口译不易,同声传译更不易。鉴于此,口译的体验和口译水准的提高,也是极富有挑战意义的课题。优秀的口译是一种才智和功力的结晶。世界上第一代同声传译译员几乎都是博学多才者,他们提倡一种博学的口译。可惜这些大师今已大都作古。博学的口译在今天也确乎是空谷足音了。口译似乎成了一种纯粹工具式的职业,与学问无关。其实如果不提倡前辈这种博学的传统,口译怎么可能适应当今世界知识爆炸的挑战呢?

中文同声传译是一门年轻的发展中的专业,仍有许多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中文同声传译在总体质量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是有其原因的,如中外文在语法上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部分译员本身素质欠佳等,但我以为,对同声传译的理论思考薄弱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对业外的人来说,同声传译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可望而不可及。对业内的人来说,同声传译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直觉似乎是主要依傍。大概正是这种模模糊糊的神秘感,使自己最初产生了用文字揭开这层面纱的愿望。但一开始动笔,就感到同声传译虽难,写同声传译更难。一些技巧,有点像禅机,似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旦点破,颇有不智之感。一些译法,说说可以,落成文字,便有争议了。当我进入了写作状态之后,越发感到这个题材的棘手。但自己还是硬着头皮挺了过来,至于是否道出了同声传译的真谛,只有让专业同人来鉴定了。

多年口译,养成了一个习惯:翻译中每有感触,只要条件许可,先草草地在便条上划几个字,记下模糊中似乎给自己带来某种灵

感的東西，算是提示。幾年下來，這些便條竟裝滿了兩個抽屜。這些“靈感”，經過分門別類的整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人生、翻譯，竟樣樣都有一些，細細品味，常有心得，真是世事洞明皆學問。與同聲傳譯有關的就成了這本書的雛形。1996年利用聯合國給我的學術休假(Sabbatical leave)，赴復旦大學進行研究和講學，並在復旦外文系開設了一個同聲傳譯講座。自己先抽空整理了過去的心得筆記，參考了國內外同聲傳譯研究的一些成果，寫成講義，這就是本書的初稿。

在成書過程中，承復旦大學陸谷孫教授的關心和鼓勵。谷孫師是一位學識過人、人格獨立的知识分子，總是鼓勵我從事我自己所喜歡的研究和寫作。這部書稿完成後，他又幫助聯繫出版。我還要感謝復旦的姜義華、陸國強、何剛強諸位教授，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了我的寫作。

聯合國翻譯界的方順生、黃砥石、周育強、吳軍、王忠和等先生也先後閱讀了書稿，提出了寶貴意見。熱心的林杉勇先生聽說我要寫同聲傳譯，將他近年訂閱的《中國翻譯》雜誌全部贈送給我。在電腦處理書稿時，又得到了黃砥石、王忠和、林令山等朋友的热情幫助。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羅進德先生為鼓勵我研究寫作，借給我多本翻譯理論書籍。羅先生長年醉心於翻譯理論和實踐的研究，翻譯造詣深厚，對國際會議的翻譯也有獨到之見。他審閱了全書初稿後，提出許多行家的意見，使我受益匪淺。我們在成書過程中多次交往，讓我感受到一種誠摯的人文精神的存。在商潮洶湧，世風日下的今天，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很快將這本與媚俗無緣的書列入出版計劃，著實令人感佩。

最後，在誠摯感謝以上各位朋友的同时，還要深深感謝我的妻子慧慧。她承擔了几乎所有的家務，使我能够专心从事研究和写作，没有她的理解和奉献，本书此时面世是难以想象的。

本书是探索同声传译规律的一种尝试，一定存在着不少缺点和弱点，作者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并诚恳期待着读者的帮助。本书在引用学术观点时，尽可能列出引文的出处。但本书也从一些有关翻译的书籍文章中借用了部分例句和翻译篇章，并根据同声传译的要求对其中的绝大部分进行了重新处理，顾及篇幅，未能一一列出出处。作者谨在此向原作者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书稿杀青之际，自己颇有些惶惶然。记得一位智者说过，人夜行时借助灯光，灯光确实可以照亮他走的路，但灯光也限制了他。他只能在灯光里面走。灯光外也许还有其他的路，但他一旦选定了一种灯，他就不自由了，因为灯光的范围限制了他。人需要借助灯光，人又应该超越灯光。这是生活哲理，但也适用于同声传译。本书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只是一种灯光，对于在同声传译的“黑暗”中摸索道路的人来说，也许有些作用。但是同声传译是一门十分年轻的专业，还有很多未知的规律有待探索，还有很多不同的灯能照亮夜行的道路。这一点，望读者切记。我也希望比我更有资格写好同声传译的人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我的努力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张维为

1996年8月初始稿于日内瓦，

1998年11月28日定稿于法国小镇塞溪。

目 录

自序	VII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同声传译简史	2
第二节 同声传译定义	6
第三节 同声传译程序	7
一、讲话人	8
二、同声传译译员	10
三、同声传译设备	11
第四节 同声传译标准	12
第五节 同声传译译员素养	17
一、语言功底和口头表达能力	18
二、心理素质	20
三、反应能力	20
四、知识底蕴	22
五、团队精神	25
六、职业道德	26
第六节 如何学习同声传译	28
第二章 英汉双语的特点与同声传译	35
第一节 意合与形合	35
第二节 双语转换模式	37
第三节 英汉同声传译的基本规律	40
IV	

一、顺句驱动·····	41
二、酌情调整·····	42
三、进退适度·····	42
四、整体等值·····	45
第三章 英汉同声传译的常用技巧 ·····	47
第一节 断句·····	48
第二节 等待·····	56
第三节 转换·····	63
第四节 重复·····	71
第五节 增补·····	79
第六节 省略·····	86
第七节 反说·····	92
第八节 归纳·····	98
第九节 语气·····	105
第四章 一些常见情况的处理 ·····	114
第一节 被动语态的处理·····	114
第二节 先行词 it 的处理·····	116
第三节 数字的处理·····	119
第四节 困境时的处理·····	120
一、未听懂时的处理方法·····	120
二、纠正错误的方法·····	121
三、欠最佳达意时的处理方法·····	123
第五章 综合处理与练习 ·····	126
第一节 补救·····	126
第二节 综合练习·····	129

篇章练习(1)	131
篇章练习(2)	154

附录

1 主要国际组织使用的正式语言	185
2 同声传译设备要求	190
3 同声传译译员对工作技术条件的看法	191
4 AIIC 的口译职业道德标准	191
5 联合国中文同声传译译员的工作质量要求	195
6 听众心目中的理想译员	198
7 B. Moser-Mercer: 口译理论研究情况介绍	206
8 Sergio Viaggio: 同声传译: 译员录用、市场及其他	215
9 各国口译工作量的统计	223
10 世界各地主要同声传译培训高等学校	225
11 与口译和同声传译有关的部分论文和论著	232

第一章 总论

同声传译的历史并不很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开始使用到今天,也不过八十年左右的时间。然而,同声传译以达意迅速、占用时间少、可多种语言同步进行等明显的优点在欧洲首先受到青睐,后又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会议中得到广泛使用。近年来,同声传译在中国的应用也明显增加。同声传译已成为现代国际会议普遍接受的翻译方法。随着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增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与众多国际组织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外国人到中国参加国际会议,中国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会议,今天已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中外交往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因为这样,对高质量同声传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英语在当今国际交流沟通中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国际会议都把英文作为主要工作语言。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联合国宪章早就规定了中文是联合国系统的正式语言之一。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华人社会影响的增大,中文在国际会议和各种国际交往中的使用也与日俱增。这一切自然产生了对高质量英汉同声传译更广泛的需求。

同声传译虽然历史短,但发展速度较快,现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全世界各语种同声传译译员人数已有数千,而且形成了特定的工作方式、职业守则、专业设备、培训基地。中国、法国、瑞士、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都有专门的同声传译培训学校或专业。同声传译译员大都集中在国际会议较多、国际组织云集的城

市,如纽约、日内瓦、布鲁塞尔、巴黎、曼谷等。而加拿大、香港等双语社会也有很多的同传译员在工作。此外,日益增多的其他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也开始采用同声传译,甚至政治会谈、公司业务会议也采用了同声传译这种翻译形式。

本书重点是探讨英汉同声传译的理论和技巧。同声传译可以比做一座四层楼建筑:第一层是语言知识,第二层是背景知识,第三层是译员必备的素质,第四层才是同声传译理论和技巧。第四层能发挥作用,靠的是底下三层的支撑。同声传译一篇发言,如果听不明白讲话者的用语含义,或不理解所说的知识内容,那么无论掌握了多少同声传译的理论和技巧都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同声传译译员。同样,缺乏一个译员应具备的基本心理素质,反应迟钝、容易怯场,同声传译也就无从谈起。当然,这四个层面都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限于本书的范围和主题,这里不准备过多地讨论第一、二、三层的内容,而是把重点放在同声传译理论的探讨和同声传译技巧的分析与训练。

这里还需指出,同传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就进入了“本能同传”的境界。所谓“本能同传”指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同声传译的实践,能够在知识和语言深厚底蕴的基础上,把各种技巧融会贯通、随心所欲地在同传过程中使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同声传译,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与“本能同传”相对的是“机械同传”,对同传技巧不能融会贯通,只会刻板地使用技巧,可调度的知识和语言资源有限,这就很难达到真正沟通信息、交流感情的目的。

第一节 同声传译简史^①

同声传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此以前,一般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的通用语言是法文。一些国际组织,

如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等都曾规定法文是这些组织召开国际会议中唯一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法文逐步失去昔日那种垄断地位,而英语的使用则日益广泛,在国际会议中出现了英语和法语并用的局面。英、法两种语言并行不悖的局面同时也为同声传译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提供了机会。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开始借助英、法两种语言的翻译进行谈判。其中一部分谈判采用了同声传译,这也意味同声传译作为一种专业开始正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对同声传译的创立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多是学界重要人物。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保尔·芒图(Paul Mantoux)被同声传译界人士看做是世界上最早担任会议同声传译的人,他后来还担任过日内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院长。英国语言学家、1941年创办日内瓦大学翻译学校的安托万尼·维洛门(Antoine Velleman)也是同声传译的创始人之一。东方哲学专家、爱丁堡大学法文教授让·艾赫贝尔(Jean Herbert)对同声传译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探讨,写过《口译须知》和《会议同声传译手册》等著作。

英法两种语言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国际会议的仅有正式工作语言。同声传译也就是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最初的同声传译设备非常简陋,只是在讲坛边上设一个翻译的麦克风装置(hushphone),代表在讲坛用英语或法语发言,不管有多少杂音干扰,译员只能用耳朵直接聆听发言,同时通过麦克风装置轻声地把原话翻译出来,听众则通过耳机来听翻译。译员只能轻声翻译,否则会影响讲话人。这种方法还意味着会议一般只使用两种工作语言,因为超过两种语言就需要同声转译(relay),没有专门的设备很难进行。这种方法其实等于通过麦克风进行更大范围的“咬耳朵”翻译。在国联时期,日内瓦万国宫国联总部就配有这样的装置。

二次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1945 - 1946）第一次相当大规模地采用了同声传译方式来审判纳粹战犯。当时使用了英、法、俄、德四种语言的同声传译。盟军的道斯特特先生（Colonel Dostert）负责组建同声传译班子。法庭中安装了专门为同声传译使用的临时翻译室，译员带耳机听讲话人发言，减少了杂音的干扰，并通过话筒进行翻译。听众则每人配有一个包括耳机在内的收听装置，可以选择英、法、俄、德四种语言的频道，也可以选讲话人原话频道。整个审判过程中，所有的发言都同时译成这些语言。只有当讲话人不得不使用另外某种语言时（如捷克语、荷兰语等），才用即席翻译将原话译成这四种语言中的一种，并让同声传译译员转译成另外三种语言。尽管纽伦堡审判采用了同声传译的方法，审判还是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如果不用同声传译的话，时间肯定会更长。难怪纳粹战犯戈林曾责备同声传译缩短了他的寿命。

即席翻译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一直是国际会议的主要口译形式，许多优秀的口译译员和外交官当时都不相信同声传译能够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意思。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也只允许在部分会议中试验同声传译。鉴于纽伦堡审判采用过同声传译，联合国又邀请了道斯特特来主持同声传译的试验。试验结果非常成功：采用同声传译，会议时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会议的费用大大降低、不少即席翻译译员也相当顺利地转入了同声传译的工作方法。1947年联合国正式开始采用同声传译，但讨论国际安全重大问题的安理会仍继续使用即席翻译。安理会到1950年才开始使用同声传译。随之，联合国的各个专门机构也纷纷效仿，开始采用同声传译。

1953年国际会议口译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nterpretes de Conferences, AIIC）在瑞士日内瓦成立。协会负责对会员的专业资格、水平和语言能力进行评价和确认，并制定和